不暇而何暇及于劉呂之存亾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可以爲大臣矣 蘇軾大臣論下

經濟言輯要卷之十 終

新刻陳太史經濟言輯要卷之十一

貨賂

朝廷之上貨賂公行廉耻道喪百官則而象之貪風大布風化凌夷誰爲砥柱

朝廷之制四方之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與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寀寮訛爲不可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其弊斯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

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狥于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狥私情而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故禮記曰天子徵諸侯僭于是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于私暴物殘人莫大于賂利于絕私去賄者莫先于君主務于愛人助禮者莫切于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語及于私賄矣況又躬行乎陸贄論止賄賂刪

封建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連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

封建非徒利人以綱維天下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比天

舉文獻通考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服論封桓侯于曲沃刪

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弭其制也于是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

下于無間故有天下者封建宜先焉

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陸機五等諸侯論刪

此叙留侯不能忍處

士才守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

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把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

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强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噫此其所以爲子房歟蘇軾

二篇眼目主意在大節二字議論高氣魄亦高可想見當日阿衡事業

畱侯論刪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廉潔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廉潔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

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 蘇軾伊尹論刪

綱紀風俗皆由上人壞之推求其始深中病源

紀綱風俗

至于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臣前所謂勤于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汙廉耻廢壞顧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勵矯革之也蓋明于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

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劄私愛而付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以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群逐隊排儹升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于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紀綱爲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

二句連下千鈞之力

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于上是以風俗頹敗于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向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晡醢以符券爲詩文宰相可喟則喟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于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

詭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葢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于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事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廷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滅族而不悔者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蚤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于未萌巡等蚤見用于明皇又何至眞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于或者之言也陛下視此風俗爲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朱熹辭崇政殿說書封事刪

奢侈是饒寒之本盜賊之門故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一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于外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害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王官之禁其近御者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呂氏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縺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

正俗爲亟

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亾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亾饒不可得也饒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亾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亾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賈誼治安

策刪

武帝一生病根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自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亾贖辠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亾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亾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奸執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亾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于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亾但免官則

古今一弊